



片片相思  
◎吴有涛

## 走进南通博物苑

◎王蝶飞

风送荷香,构成一个安逸的园子  
紫薇,玉兰,香樟,银杏,梧桐  
清新和翠绿一起走来  
古木参天,掩映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。  
我踏着石板路,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回响  
轻轻步入南通博物苑  
仿佛穿越了百年风尘,与历史悄然对话。  
一砖一瓦,皆承载着岁月的低语  
静谧中,历史的长河在这里缓缓铺展。

走进展厅,一件件展品静默无言  
却诉说着南通千年的风雨兼程。  
从古朴的陶器到精致的刺绣是匠人之心,亦是时代之镜。  
我驻足凝视,仿佛听见那些遥远的呼唤  
唤醒了沉睡的记忆。  
转角处,科技之光熠熠生辉  
南通近代的辉煌在这里得以见证。  
从纺织机械的轰鸣到教育的普及  
张謇先生的智慧与远见,照亮了这片土地。

我深知,南通博物苑见证了太多的时代变迁  
每一次的走进与走出  
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与成长的旅程。  
而我,也在填补内心的空缺  
填补我在一座城市,细胞中脱落的部分  
填补,凝视它的每一天  
我的血都会在江海大地的绝句中  
抽出笔墨,让我在宣纸上  
写下下一个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璀璨与荣耀

## 天使来了

◎葛家华

眼前一只瓦灰色鸽子静静地趴着,少许树枝扎成一团,她的窝没有喜鹊、麻雀那样圆润细腻,但很宽敞,轻松容下她的身躯。一步之遥,这会儿我没听到她与往常一样会发出的叽叽咕咕叫声,巢穴边有几许绒毛,那毫无疑问是她身上掉下的,说羽毛也对,一点不为过,只是我从没拔高事实的习惯。近距离望着,不会看错,就算绒毛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,这光景已有三天、五天、十天,甚至更长,我记不清它来我窗前的准确时间,她蜗居在身旁,小区二楼,这位置不高不低,北面的窗台少了夏季烈日照的毒辣,中午阳光从窗前一扫而过,这是她临时选址的新家,适合坐月子。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她的目光似乎在犹豫什么,是不是在看我? 我不懂,或许还带有一丝防范外物袭击的恐惧,反正为了胯下的生命我发现她很沉稳,竟一动未动,她全力守护着她的未来。  
我喜欢鸽子,她是天使,她的到来让我一阵狂喜。在我心中,它是一只白兰鸽,爱在蓝天飞翔……多么动听的歌声,每次唱到这里,我想到鸽子的美,她飞过的那片蓝天更美。《白兰鸽》原是海政歌舞团歌唱家苏晓明继《军港之夜》之后的另一首成名曲,优美的歌声唱出我美丽的童年,我顺着歌声前行,听着歌声优美的旋律长大,白

兰鸽若即若离,白兰鸽从未走远,她一直在我的窗外守着,只是我才发现。  
白兰鸽怎成瓦灰色? 是夜色,还是异国他乡的硝烟? 不管怎么变,她的灵魂不变,她的使命不变,她永远是和平的信使,这次抵近我究竟会告诉我什么? 他乡的战事,宽慰孤独的自我,还是开启未来人生漫长的旅程,抑或对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次长情的告白,我只是猜想,一切都是未知。  
这鸽子去年来过,是那只吗? 从她的衣着我没辨别出有太大差别。那是阳春三月,在我阳台小住并扎根产子,是想借助春天暖阳的舒适,我从心底佩服天使的聪慧,我并不清楚天外来客鸽子的生长特性,怕她饿着,又怕惊扰她,我终于在她住下5天后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,借着夜色,打开手机电筒,给她送饭。我轻手轻脚靠近窝边,从头到尾端详一遍,胖嘟嘟的真好玩,光亮掠过,饭盘尚未放下,鸽子突然张开翅膀一飞冲天,显然像是受到惊吓,好心办成坏事,我傻愣在一旁,顿感愧疚,她会回来的,我曾那么坚定,不为别的,就为她这即将出世的儿女。次日是礼拜天,我哪儿都没去,于僻静处偷窥鸽子何时归来,继续她的传宗接代。可这回我的预料错了,天使没有归来,留下未破壳的两颗蛋再没回来。我

开始在内心深处责备自己,又像不由自主责怪她,都快做母亲了,还是那么任性、小心眼,怎会不通情理,怎么放心得下的,可我再怎么纠结,始终都无济于事,我想去找到失去的平衡,去救赎,来寻求上帝的宽恕。  
直到这次鸽子来临,才让我有说不出的开心,仿佛还是原来那只,她善恶分明,原谅我一年前无心地的打扰,给我心灵一丝慰藉。即便现在我并不清楚鸽子的到来是灾难还是幸运,我看着温顺的她,抬头望望天没找到答案,此刻我想到万能的百度,求它告诉我大千世界中的一些征兆。  
鸽子飞进家里,通常被视为吉祥的象征,预示着和平、幸福、爱情和家庭和睦。在人类历史上鸽子扮演的多种角色,从神的象征到信使、食物等。它们被广泛尊敬并奉若神灵。鸽子喜欢安静的环境,如果家里总是很和谐,她便会在家安家,也是家和的象征,鸽子的到来象征着生活将会平静而富裕,婚姻幸福而美满,经济宽裕,家庭成员可能增加,忧愁消散,家庭将迎来甜蜜幸福的时光。看到这样的结论我笑了,虽然我不会依赖于虚拟的网络,但又寄希望于这一段说辞是真的,期盼生命中每一次遇见都很美好,都成现实。我每天近距离等待一对新生命在我面前扑腾扑腾地出现。  
其余,别无他求。

## 梦中的妈妈

◎马卫平



昨晚梦到母亲了!  
今年的8月3日是母亲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。当时在灵堂的供台上,小弟提议:摆上老妈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,纪念、缅怀这个有着67年党龄的农村党员。  
母亲生于1937年6月,1956年7月入党,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,经历过生活的难、生活的苦,但她一辈子识大体、顾大局、知善恶,从小就教我们兄弟五个无论何时何地,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、讲道德、守规矩,更要懂得对底层社会的同情和怜悯。  
母亲是前村姜家六个子女女儿中的老二(称二姐),成家后,父亲在当时的人民公社担任职员,后到海安参加社教工作队,父亲很少回家,母亲成了那个年代农村最辛苦的半边户,她怀着老三时,还坚持每天去生产队劳作,一直干到临盆前一天。  
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。小时候家里虽不富裕,但不论饮食起居还是孩子们上学读书,她总无微不至地照顾。只要有她在,再苦的日子都会亮堂起来。母亲文化程度不高,却是个明事理的人,她是一名农村妇女党员,在大队、生产小队没有任何职务,但大小队临时性工作任务,如:征收农业税、农村合作医疗统筹、做重点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、邻里纠纷化解等,邻里乡亲都称她“老队长”。  
那时计划生育不这么紧,老大、老二都是男孩,母亲很想要个女儿,但三、四、五胎全是“小子”,兄弟五个,五张嘴,五只书包,单凭父亲40元的薪金,家里日子过得很清贫。上顿接不上下顿,到邻居家借粮;化纤化肥袋子,用颜料染过后做的裤子,我们穿过;一条裤子老大穿旧后翻新改小,老二、老三再穿……她教诲我们勤俭过日子,更要过紧日子。  
那年,父亲已调法庭工作,开庭时间已定,书面通知已送达原、被告双方。不巧,父亲的痛风复发了,脚背肿得锃亮,自己骑车、行走很困难。母亲便骑着自行车,行程10多里,驮着他从姜灶农村泥泞的小道上,送他去小海法庭开庭,可见她多么支持自己丈夫所钟爱的事业。  
那年,征兵工作开始后,我向家人表达去当兵的心愿,母亲同父亲商量后,送我去了山东部队,从此我踏上漫漫绿色征途。后来,适逢上级的上级举办新闻干部培训班,我以3分之差,军考未第。母亲让父亲写信勉励我不要灰心,是自身努力、拼搏、奋斗还不够。  
1985年,部队奉中央军委之命开赴云南边陲,参加对越防御作战。来到文山州马栗坡老山,深感能亲临战场,即使舍我自家性命亦不足惜,我毅然决然地奔向血与火的战场。红土地500多个日日夜夜“望星空”,“两地书”不断。母亲让父亲在信中叮嘱我,在注意安全的同时,一定要用报国之心奉献人生的砝码。作为战斗骨干,在红土地上我跻身于军官行列,受命于指挥排长一职。凯旋时,胸挂一枚金光闪闪的三等战功勋章。部队班师回营后,父亲携母亲专程到部队探亲,深夜长谈中,是一种励志、激励。后来,我在军、师、旅、团政治机关工作的十多年时间里,胸前挂有6枚三等军功章,还被任命到副团领导的岗位。深感:生命里,有个励志的母亲,我荣光!  
1995年初秋,父亲刚退休两年因病走了,在我父亲去世28年后,母亲也随他而去了。  
我从军22载、从警20多年来,曾无数次地面向庄严的党旗、国旗、军旗、警旗和党徽、国徽、军徽、警徽敬过礼,也曾曾在日常的公安执法执勤工作中,无数次地向陌生群众敬过礼,却唯独没有向自己的母亲敬过一个礼。每每想起这个事情,内心总是内疚万分。如今每每回老家,我都面向着父母亲的遗像,挺直身子,双脚并拢,恭恭敬敬地向他们敬上一个礼!

